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二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三

明 宋濂 撰

墓碣銘

凡二十章

太初子碣銘

有序



德深遠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

其子孫百餘年間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當世稱多才
者歸趙氏此豈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於浦江得
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其裔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

十世矣太初子六世祖士翮為處州兵馬鈐轄高宗時
來遷睦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郎不玷復自睦
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近曾祖武翊郎汝沮祖崇僕父
必俊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太初子尤異焉太
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於鄉先生吳貞文公萊通經史
大畧不喜專精為章句有得諸心輒見於行事其言纔
然可聽其為家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善譽惡諷
終身不變也妹歸樓氏喪夫二子楨楠幼樓氏族利其

貲欲以計奪分之楨慙官未報夭死長老有閔是婦子者為言于縣縣擇可托孤者皆曰莫賢於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籍其貲具土田符太初子主之太初子視孤甥如子既長授以其籍絲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有度柔仁者咸慕與親剛愎者惴憚不敢過其門翰林待制柳文肅公貫太初子父友雅愛太初子為人命從朱先生震亨游朱先生老儒通醫術最嚴毅不許可庸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以其術太初子謂吾欲及物而

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濟病者寔人來問藥與畢麾去不取賈監察御史聞太初子精於醫薦于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咲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長於是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摩養生之說朝夕粥一器不御醯鹽蔬盛暑不簟浴烈寒不附火踰三十年無懈意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為真仙人而太初子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卒年七十先卒之一日坐床上謂人

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顧稚子取筆與簡預書歛塋儀曰
衣我楮衣屨我繩屨屨二量宜用弊者毋華侈汙我至
日晨興冠衣正坐啜一食歛手瞑目撼之則逝矣二月
十五日也三十日塋于華表山之原夫人戴氏先四年
卒合塋焉太初子嫡曰友昌孫曰季昇季昱曾孫曰同
璿同珪同璣濂交太初子翁季間最久法當銘銘曰
人之將寐昏氣乘之形億神疲不能自持矧惟死生世
之大事誰能兩忘談笑而去猗太初子脫然天游與道

始終知命不憂曷由致斯其欲甚寡形且頓忘孰不可
舍世之鄙夫雄傑一時疾病之臨鼠伏狐悲太初之道
匪神匪僊充乎兩間無後無前

劉府君碣銘

有序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貌寡知撫世一以誠人至於
不忍欺當開筵合座囂聲撼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
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夔絕人多嗜腴田
設巧弄期必獲焉人莫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

吾將利吾脣耳子奈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苦賦斂
繁苛械走冰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祲盜夜半
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帥子姓蹤跡于野遙見
一家燈熠熠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之盜方轟飲昧
爽縛送于官盜為衰止即欲盜辭舌相戒曰劉家翁在
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
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為盡心焉君藏
券篋衍候子長召而觴之枚數以還祖揆弗逮事父訓

復早世君每思之必潛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拂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衆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歎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塋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瀟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從予學經有文

聲而君女又歸于冢孫義當銘銘曰

玉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一旦死矣吁其悲

進賢朱府君碣銘

有序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壽夭貧賤強弱為吏者多弗暇問於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忠信之士聳善扶誼以裨助於政教不亦空谷跽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已府君諱志同字與可姓朱氏進賢朱

方里人曾祖仁無嗣其妹適宋某年進士豐城袁某生梓梓遂來為仁後府君之祖也父粹中字幼純漕貢進士有材畧德祐世變能聚兵立堡以衛一鄉寇鋒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科繇或不平視其力單者攸助之間石作威福鉗刼細民不敢少吐氣府君奮然為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大夫聞之嘆曰是剛介不羣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遇以賓禮民間利病必一一詢之府君為之傾盡邑以治最聞天

歷已巳大儉民有菜色部使者行縣延府君于庭叩以
勸分之策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者何翅百家計
其飽妻孥外有餘則輸于官分給餓夫使者一謦咳間
所活數十萬不難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
樂於從化願力行之行之當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
也命即為之三百里間無填溝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
察御史有嘉其能者首以茂才薦府君自度不能隨俗
浮湛力辭不就築室白湖嶺之陰鑿池種樹若將終身

揭文安公為扁堂曰真村文白先生范公亦為賦詩江

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闢館舍聘名師使其子
渙就學族姁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渙學大進如
水湧山出復使裹糧遠遊以充其學識束脯裝錢之費
雖鬻產給之無倦色不幸渙早世府君嗚嗚而泣復召
諸孫夢炎訓之如訓渙夢炎晝夜奮勵雖寐不敢忘學
既成登至正辛卯進士第奉觴為壽府君喜曰爾不負
吾所屬矣元季兵起夢炎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溪未

幾以疾終癸巳春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
始自蜀溪奉柩還塋白湖嶺之白楊阮初府君愛白楊
風氣回旋有卜藏兆之意及是見夢於人曰吾將寧魄
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詰責之雖面
頸發赤不少恕家政嚴肅闔門千指罔敢有違教條其
於勢利紛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鼓琴吹簫酣咏水
光山色間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娶臧溪吳氏子男二長
即渙卒時年三十五能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器重之遺

藁若干卷其門人袁鑣鏤梓以傳次紹信後府君四月
亦卒女二舒某胡某其婿也孫男六曰和曰夢炎通歷
代文獻之學如指諸掌禮樂家賴之曰良曰厚曰碩曰
惠曾孫九則以進以任以武以應云云也府君塋後二
十五年濂待罪國史夢炎官于儀曹實與之同朝夢炎
自狀府君行持來告曰李翱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
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為此懼願吾子有以畀
矜之墓門有石亦既琢而礲之矣濂不敢辭銘曰

剛腸斥邪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惕庶幾今逢古遺直
義聞如泉漸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繡衣使者加薦辟
堅卧不起志非激膏肓久矣縈泉石少微星昏風夜黑
白楊有祥閼玄室孰不霑涕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
君子於茲觀世德

南澗子包公碣銘

有序

烏傷縣西四十里為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脩
政南澗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整倍

書學文皆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飲中八仙及大厯十才子名隨記隨失南澗子牽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厯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尚友古人朝負耒出耕稍暇輒躬親杵臼井竈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冊琅琅聲不絕終能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卷一字不遺名動遐邇閭右之族爭聘致為弟子師南澗子專以講解章旨為第一義且曰自先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為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已弟子

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為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亂
當酣適之際岼巾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
極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濂之祖太常府君與南
澗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濂甫十二
齡亦預其列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既
而濂以家單稍不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
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
去來猶春花之開落唯問學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

悟其言命擔簦遠遊至今幸忝簪纓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澗子無機心撫世酬物洞達出肺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卒瀕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塋於家後五十步祔祖塋也南澗子諱廷藻字文叔自號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裔公之子綬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金華之松溪通直生冀之冀之生昶三遷於今

里昶生凱凱生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
丞殷之女繼邢氏南澗子娶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
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文星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
學行善繼父業與濂州角締交間以墓文為屬濂游宦
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為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士梁復
竭蹶而來以申前請近嘗謁拜墓下寒草淒迷徒增古
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銘
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資漸
摩何以表之銘澗阿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碣銘

有序

濂來浦江聞縣有先達之士金公厯官多異政時公沒
未久也會邑令長請脩圖經縣之人物法當登載文下
七鄉徵其實會公家有故不以事來上其詳無從知之
詢于大夫士情之好惡不同言又人人殊不能聽但畧
附公氏名他傳至今以為恨後十有五年公之子昌祖

始具治行踵門泣拜且謁銘濂因得備序之揭諸墓上
且使續縣志者有采焉公諱德潤字君澤姓金氏世家
彭城五世祖碩德始遷婺之浦江曾祖載祖文興父定
字正甫雅好施貸而不償則裂

或作併

券棄之以公貴累

贈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上騎都尉追封大興
縣子程文憲公鉅夫為銘其墓妣吳氏累贈大興縣君
公少有大志不屑事耕稼視其手曰吾掌臆且厚如此
肯浮沉田間乎年二十餘遠游湖南入憲府學書獄客

東廡下中設木榻旁鍤釜之屬寢食於是繙案牘於是終日危坐休沐未嘗出時踈齊先生盧公摯為部使者每見人散後唯公獨留心錄其勤選為潭州府史公辭曰明公不以德潤為不肖俾吏于潭然潭之戶口踰五十萬事必劇甚非長才不足以任之若區區者得一閒曠之所稍讀律焉則明公之賜也大矣盧公尤嘉之如其請移桂陽越三年補湖南道憲府書吏久之遷湖北贊使者發姦伏聲達湖廣行中書辟理問所提控案牘

以年勞及格授台州路錄事判官階將仕佐郎豪卒質
人珠人贖焉卒愛珠潔意將乾沒之紹曰汝何多忘珠
已歸汝矣其可再乎人訟于官公訊之卒諱如初因去
卒巾跪于庭使人持去謂卒妻曰汝夫令索珠恐汝不
信特以此為驗妻視之果夫巾也啟櫬還之卒大慚服
薛記擊陳源死薛行賕上下以勢扼諸孤亟藁葬其屍
寃莫能伸公白發之厯二年屍僵如生抵薛于辟辟浙
東道宣慰司令史考滿擢將仕郎平江路總管府知事

未上江南行御史臺辟令史以病足辭尋之官平江轉
承事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新學宮築社稷壇壝架長
橋民賴之州多盜公閱盜冊察其尤囂狡者鉞左右趾
役于官三年之間外戶不閉建文會以激攻科目者文
既集請名進士第其高下賞之有差公去日民為立遺
愛碑改承務郎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屬歲大水禾不登
道殣相望其壯者謀曰吾儕等死耳飽死可乎乃羣詣
富人貸粟弗從竟囊之而奔諸聚落皆然縣州坐以強

敘案且具公原其情悉傳以輕典脫死者六百人民感
泣曰推官生我推官生我拜而去已而足疾寢劇遂上
疏乞骸骨以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中致其事公
為人忠靖而慤勤讀書至老不釋卷當入吏時操觚或
不能成字後解屬文詠詩論議出入經史蟬聯不少休
日以性褊躁撫古之有容德者成類各贊以詩號曰紀
忍之書趙文敏公孟頫虞文靖公集皆深有取焉生平
無他嗜好視貨泉如土梗唯愛聚書多至七千卷居家

謹禮度劇暑鏤金不冠帶不見諸子奉先恭甚月旦十五日必帥家人謁拜先祠下撫嫺族有恩嫁娶不足者助之遇歲歉割秩祿濟之每思效范希文買義田為經久計有志不就其蒞官則清心寡欲祿或不給取貨于家以繼其用惡豪強之蠹良弱極力鋤剗所至皆屏迹人呼為健吏云公娶王氏累贈大興縣君重配何氏封大興縣君子四人長曰壽祖以公廕授昌化尉次即昌祖通儒術能紹家學者也次曰紹祖次曰光祖壽祖光

祖皆相繼卒女一人歸姑蘇鄭善孫九人曰教化曰不
花曰瑤曰琥曰剛曰忠曰聰曰滿曰茅孫女六人其一
適張輝餘未行年六十六以至順四年二月十五日卒
于家十二月某日塋于後金之原嗚呼公起于烝庶不
從貨取不從權勢而致不從奔競阿附而獲直以累積
勞烈繇歷歲時而躋五品服卒使澤加於民聲流於時
榮號寵賁于先人誠可謂難能者已銘曰

健翮維隼兮寧不奮飛捷足維驥兮千里以馳豈卑樞

之可淹兮而縑鏃之足羈吁嗟夫子兮其類是為翩然
高舉兮物莫能翳之命服斯皇兮終易布常聲號赫赫
兮如飈四馳雖宰木之已拱兮芬烈爾而未除揭徽行
於隧道兮尚來者之可期

故承事郎漳州府漳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

銘有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
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厯代以來勲賢軒冕未嘗乏

人其居饒之德興吳闡里者諱鵬仕唐為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燾嘗同文潞公諸賢為洛社耆英之會暨還饒見旁縣安仁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為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郎某宣義生某舉

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英
肥遜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
家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籙將訖帥安仁義師從謝
枋得勤王及戰敗家遂為墟英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
貧後能遵廢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
嗣育仲兄某之子輿為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
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
弗絕矣為築義湖精舍於室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為師

遐邇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日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耘習為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相挺為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到雞犬府君携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

丞老老公江西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
營壘相望府君遣張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瑒間道歸
安仁聞外孫陳政養甲士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
事命伏兵於戶內椎牛醢酒誘偽帥二十四人醉飲于
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成擒即宜改
圖稍緩成蒞醢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
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入境鈔
掠府君命瑒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殲之白砂盜平

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瑒以兵迎一鼓而安
仁復瑒受命攝縣事偽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逼丞相於
團湖丞相兵欲退瑒部騎卒執麾前驅丞相遽下令出
戰浩大敗斬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瑒導丞相前進復饒
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糧一萬二
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南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為便使
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給府君家為之貧江西劇
盜黃廉舉猖獗不可制左丞火你赤公檄瑒共平之府

君授瑒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巖險為拒守設伏于道瑒乘勝深入賊突起而蹴之瑒力鬪而歿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令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廉舉廉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之殺其兄廉靖廉舉夜走松溪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屍于市且求殺瑒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為瑒後里歲儉人多相食府君移粟以振仍禁山谷氓勿出鈔道商賈

懋遷如承平時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為
安五年之間號為小康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
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往贊其守臣王公溥以
全城內附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徽州黟縣事黟在
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民不堪命會部使
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司
核實惟田輸糧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
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

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詔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具上奏中朝免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恃能出入海濤先後為背叛漳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為亂俗尚妖術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為奴府君廉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為潮水所齧鞠為草萊之區

府君脩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為沃壤土豪羅季二族黨
與甚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方事始帖帖府
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爾乃為脩
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治府知事
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賊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
二十銖為贓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趣裝
南還忽遘心疾恒怵怵若眩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
寧樂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

同門友夏君通為稱貸襲歛以某月日權厝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德次九德即為瑒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剗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恐弗獲其驩心然操履剛介不諧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毫不取故居官之日命其子負貲以自給及其歿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瀛為左

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
鸞鶻鳳翥之勢頗異其為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為
縣聲跡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
能道其詳今年夏忽有衰經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
也驚而問焉府君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
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强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
酣聲利自恃以為久長者果何如也因為泣下數行既
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塋于某山之原持夏

卷二十三
君所狀羣行請為文勒墓上濂府君之友也不為之銘孰宜為之銘銘曰

維其文五色綢繆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扼彼妖旅退縮莫予侮維才孔臧曷施弗良維邑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民之龐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永其延吁嗟乎賢吁嗟乎賢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

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
最工書人號為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
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
龍南復為龍南人傳至諱佃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
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擗
踊聲不絕于口羣烏助之哀鳴人為建感烏堂府君則
其裔孫也曾祖淳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
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為勤

王之舉勢既不可為乃登贛之馬祖巖遙望中原白雲
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憤
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
憐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盖
皦然云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
氏與其母劉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
君幸既長俾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日
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拔復知以紹述為事昧爽即興

挾冊映簷光而讀至夜漏下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
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筆為決科之文頃刻千餘言長風
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吾有子如是吾
夫子為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事府君輒
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君竭
誠於塋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
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
生一子而卒興闕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為人復以女妻

之遂同之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滌寃䟽滯者皆府君有以發之廣東帥閩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署為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峰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抵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正月某

甲子歿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又
五瀕卒無佗言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
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弊帚集若干卷藏于家府
君凡三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
進士署濂溪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凌氏生二
女一早世一適凌德曾孫男三人曰肅曰緝曰熙女一
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塋于龍山之南
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遷于仙女湖之西與凌氏

合葬焉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于忠孝之門耳濡
目染已能立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
真切所獲益粹凝雖不見用于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
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為政也中州君
子恒言虔南為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
胄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
人之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董先生
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邇虔

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媿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為冠乎而佩純知而輦華文
乎而光彩之如璫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隳政令而
屏奸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利乎而皐比設而師道尊乎
而反澆涼而為龐惇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溫乎而
岐有鳴鳳魯有祥麟乎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
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其永聞乎而

故樓景元甫墓碣銘

有序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
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
鄉先生者得不近之歟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
君景元以書詩教于其鄉景元日坐皐比申飭五倫之
教亹亹不自休受其學者攝其摘疎歸於密微必充然
有得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子又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
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矣於是相與

謀築書齋一區以為講授之地暨歿而塋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辨惑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王汝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淵穎先生吳公立夫為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間發於詩亦首尾闡闔皆中矩度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閭欵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懇縷陳之乃已景元性淵懿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

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硤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黜其業者為贖而歸之且曰烏可使其無食也遇族姍故舊壹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晚歲頗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騁目遠望脩脩然獨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九臨啟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塋于海口山先塋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為宦族宋嘉

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從祖也曾大父炎
大父建中父有成無為路儒學錄郎玉汝翁也娶劉氏
有婦德濂嘗為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
孫女四人名皆具前銘中茲不書濂今春蒙恩致政而
還蘿山景元季子仁壽縣主簿璉件繫羣行而來請曰
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
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君我死若求文鏤墓
上吾目瞑矣用是不避譴呵重有所瀆願先生進之濂

之先廬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瀛僅一十四歲相與論文甚驩聞景元死涕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文者類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社銘以列之豈過也哉銘曰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牖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令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會神臻于泰熙春融天衷蟬蛻人私俗變淳龐寔由于

茲生服明訓歿寓哀思有素者冠濫于中達彼位崇階
澤不下施人孰無舌不一道之太史造銘公厥是非觀
者宜式知無愧辭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銘

有序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璿者生磐
磐生斌斌生甸甸生宋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
萬松嶺旦生慤字公寔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
務觀辛棄疾咸與之游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

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慤
生樵樵生載又自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
監主簿瑞生畧畧生清清生德興字克明從子洙嗜學
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杵臼市
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諱大倫字彥
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敷繹義
例揮毫輒雲烟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屋
不能中繩尺恚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

驅造物困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浦陽淵
穎先生吳公萊以奧學雄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學
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燈
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歆豔之交聘
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善鬪
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訟終凶為戒言辭悃悃無華聞者
皆心醉俗為丕變馮士頤將合族為義食不問毫倪一
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密

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訐歛怨于鄉羅山人集
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撲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言
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嫌隙之細
遽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于官山人聞之
懼解縛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
死元季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于饒饒之判官方沂
實部其凡及押運吏入江為敵人所襲上官將致辟於
沂逮捕甚急沂潛往見府君泣訴其故抽刃欲自刎府

君奪其必藏沂山澤間且解之曰兵儲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尋獲免沂見府君跪而語曰生死骨肉之恩墮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為遂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御史督烈圖王偲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掾府君力以疾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遁鄰縣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下高郵樂鳳來為州與李叅軍希白

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變鳳與希白皆
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府君
當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間日與賓客暢飲為樂酒
酣府君捉筆咏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為節座人每為絕
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筇行古石細
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人問其故
府君嘆曰吾生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孳孳矻矻垂四
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但

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冥當不計有明日也識者服其
曠達後三年以疾卒于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享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塋于某鄉呂塘之原府君娶
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驥繼配張氏生一子曄善古文
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堯可漁可農可仕府君
長身美髯性坦夷吐言露肝膽雖髮已頽白手不釋卷
天文地理老釋氏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
蕭有蒼勁之意寫已競取為清玩所著書有春秋手鏡

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
張辰既狀其行復慟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美設用于
時當無適不宜奈何歛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輒斥而
不取遂俾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謂當世有司弔
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
尚復何說哉曄持狀來徵銘濂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
於辰之言也謹備識之而為之銘銘曰

天之夢夢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堙淪侃侃夫君纓

挺之門風措孤騫所凝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
爛然可燭翳昏鬱而弗施結為氤氲彼狂者生取尤於
人將扼殺之不翅孤豚奮襁一呼亮徒褫魂有友阽危
逮者星奔將蹈白刃誰欲命存匿之山樊慰言複諄平
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為已復有聞假使大用何物
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鸛書雖上荷衣莫焚笑咏烟
霞傲睨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塘之原
昭懿廓潛太史有文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有序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
中妙柬英才詔詞林羣公分教之車駕幸臨閱其所業
文親定優劣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
書領首薦會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
余見唯有雋才特請于上錄為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
歔歔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沒于盜手今體魄入
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

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徇于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搗走之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挺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酒炙于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跣而告之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

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冢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謀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瞑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

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言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為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為具棺斂使歸塋里之桐塘聞者莫不霑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

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去旁郡不遠
百里負米以為養暨沒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惡如仇
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
閭師恚欲夜擊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
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
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
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為孫子計君
嘆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四

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某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塋
於大塋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
重義亂離後家單每鬻釵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
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奮槊千人中後十
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
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
齡玄孫洪州都督叅軍景重始來江西叅軍曾孫簽判
處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大

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儒業云嗚呼
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曾不一
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遜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女
婦留鬚鬣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
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
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
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知莫大於
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棄
鋤握瑾叶睠茲廬陵羣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
上指冠誓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
慨慷舞劒欲狂惟籌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
朋正氣凜然雪為不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言盜益奇
以死徇之雙壁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巖巖重
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鑱于幽墟後世是師

傅守剛墓碣銘

有序

自焚屍沉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
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太息有若傳守剛之事其可
不表之以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歛已昇
出中野縱火而焚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爇已編
荆成筐實以象泉拾遺骸以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
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清冷之淵守剛
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
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奔告于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

留間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櫝藏之適堪與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為擇地一所守剛傭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栢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予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栢蓋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傅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洎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

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履廁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間出為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欷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為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為

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為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餒鬼矣余家潛谿抵守剛所居僅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坐廳事作謦欬聲矣為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眉娟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

出仕于朝入翰林為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曰爾何為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墓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童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史事賡李瀚蒙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遺辭豐縟而

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蘿山鵬鵬持其父
門人童微所為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聞人
善不翅若已出見人為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啜白
水以代羹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為賢部使者潘公黼聞
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
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
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憐
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為之

銘曰

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之躅

故裕軒先生墓碣銘

并序

烏傷之赤岸有望宗曰朱氏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晉臨海太守汎實自平陵來遷臨海之孫東陽太守恒東陽之孫金威將軍禮亦皆仕於晉至金威之曾孫幼始事齊歷守高平昌淮揚三郡轉揚州刺史揚州十四世孫某有四丈夫子生十八孫知其後必蕃而

患無以為之徵周廣順間廼治鉄作羅漢像人授其一
俾散居州境中若今赤岸則其一族也七傳至三府君
良佑益以建善惇業繼其宗府君生宋鄉貢進士中鄉
貢生元贈朝列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
封沛郡伯杓沛郡之子則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
中致仕叔麒也初縣之先達徐文清公受業于新安朱
文公而鄉貢君乃文清之高第弟子三世父子遞相傳
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治中君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

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鍾雲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視公諱
同善字性與涪郡君之孫治中君之子也賦質廻拔日
涵濡過庭之訓學識所至如春芽怒長月異而歲不同
宿學之士皆讓莫敢與為敵時鄉先正文懿許公講道
東陽入華山復執經往從焉文懿之學上承文公五傳
之緒味道之腴尤為饜飫公質其異同統宗會元凡天
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治亂得失之迹莫不
洞該而叅貫逮其所自得神融心悟不翅酣飲上尊而

行吟春風之中也會科目法行有司強起公以應書不
合輒棄去遂倣太史遷為汗漫游涉大江沂黃河東歷
齊魯之郊北抵燕薊所過古遺跡必徘徊瞻慕而不忍
去或發為嘯歌扣轅為節以和之暨至京師諸公貴人
爭相邀致而越王聘之益力遂授經於其府中久之思
南歸同邑黃文獻公時為國子博士留之不可檄公補
廣東憲府掾弗赴僉宣徽院事濟南韓公尤器公之才
行辟為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

之濱遠近生徒嚮風奔附戶外之履常滿公隨其齊量
左右翕張各使之充足而去既老涵養之功愈密四體
不待羈而自協清明在躬播為太和薰蒸所及物無悖
戾迨將終也絕無怛化之意咏詩二章夷然而逝春秋
六十九實乙巳歲春二月三十日也夏四月九日遂窆
於鳳林山原禮也公篤於倫品事親從兄撫婣族接僚
友皆可以無愧晚復繕治諸冢舍而刻家乘成書以傳
然其局度凝恪處事寬舒而自然中於肯綮略無窘溢

之態學者因稱之為裕軒先生云娶卜氏先二十九年卒或勸公更娶公笑而不言蕭然一榻人不能堪公安之教二子世濂世沅為佳士世濂問學蔚茂文燄燄起東南間以薦者授釣臺書院山長女文楣適前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浦陽鄭泳亦以文學鳴歲時來會公坐堂上子若壻旁侍問答經義金舂玉應聽者欣欣忘倦君子歆豔之孫棟亦嶄然見頭角某在幼先治中君羣從兄弟宋季以進士起家者八人聲名文物見

重於一時議者以公所蘊方之蓋甚無忝者顧獨潛處而弗耀咸嘖嘖痛惜不少置殊不知世都重位天也而身載明德亦天也位能澤物固顯矣德則可以淑人心可以善來學庸非顯之尤者耶天之於公厚矣仕不仕不足為公憾濂游公之翁季間者久何敢讓知世濂以墓文為屬乃序次而銘焉銘曰

大道磔裂士習汙只尋聲接迹曲且紆只考亭之學闢九衢只前徐後許直以趨只機籥啟秘皦不誣只日月

行天耀經畬只誰其繼者丹溪有朱只重徽疊照契德
符只公生其後類神駒只振迅千里流電徂只視彼蹇
乘徒崎嶇只終日不越州與閭只揚颿大江涉青徐只
泰山高峙河流殊只玄化紛緼塞八區只仰觀俯察理
則孚只歸來故居恒著書只直自關洛窺泗沂只下視
利祿乃其粗只少微星隕人嘆吁只著辭較德勒砭砭
只白石可泐其名弗渝只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碣銘

有序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麓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
唐開元中遠祖德靈仕為撫州長史因居屬縣之崇仁
高祖昂宋太學上舍生曾祖緘以春秋舉進士至某官
祖适父元德母盧氏處士賦才環異音聲如鍾幼喪父
母二兄亦蚤世時當宋季亡賴男子學弄兵於村疇暮
夜擊人門鈔掠其訾財以去稍與抗直剽以办處士能
自衛卒免其患會宋亡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處士獨
深衣幅巾翺翺自如人競以為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

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遂以訾雄鄉里積粟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饑餓不能出戶者計口而周之活者恒百餘人宗婣無業班財以為饋死則給棺槨衣衾葬之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逋不能庚者苟有所乞輒再與未嘗有靳色或以田廬為償處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廢壞逋尚可紓也慰而遣之伴有盜廩粟者矜其貧益之使去識與不識咸目之為仁厚長者云會朝廷有鬻爵之命富家兒

多競奔處士恬不以為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處士曰
吾愧不能以文學干祿位而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益哉
府君性純孝能事繼母如親母雖其性剛嚴不可近必
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終養二親語或
臨之輒嗚咽流涕晨昏必展謁先祠遇初度之日號慟
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視不
至夜分不休也為人豁達大度不少貶以徇流俗見假
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鬬爭斷斷然正謹折以片言

則免冠頓首謝嘉賓欵門倒屣出迎驩然無倦容雖不
解飲必使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
無疾終壽八十六後二十二年當國朝洪武五年壬子
塋于縣之大龍山之原娶郝陳二氏子四人彬鎬鏞蕃
鎬以文行舉于朝擢國子正女三人丁師周晉戴尚德
其壻也孫三人離家奴寶定孫女三人尚幼曾孫二人
宜壽普蘭曾孫女二人在室自夫仁厚之俗衰學者慨
想三代之盛猶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嗚

呼豈其然哉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有如處士之行如前
所載苟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矣予故
特表出之以勵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必
為處士惜也銘曰

祥麟威鳳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為希世之祥謂之有
邪則固不能以亟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為其周
且詳吾謂處士為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
之於渺茫緬懷德人中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有序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
字張侯故後人以字為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為弓正而
賜姓為張者殆非也子孫家於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
圖閣直學士燾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於洛時年七十
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為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
為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燧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為
天台人燧生武節大夫埏埏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濳

愍生某官述述生某官伯熾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熾生菜菜生莘夫字某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逮入元朝用薦者為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即知家學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斬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為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於朝既而嘆曰吾為生民計耳不知我

者以其為干祿乎盍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為人聘致為子弟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為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

襄事今不用奈何公曰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不問其姓名而去甲寅歲惡道殢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饑者輒予錢至家則其囊枵枵空矣公恬然不以為意唯見官政有病於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具白之雖不見聽士君子稱焉生平不嗜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甃石為山蒔花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醺酒賦詩望之者猶世外人纖毫塵土盖不足浼也作為文章珠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墨筆法

穠逸可玩兼善畫竹石韻度清洒頗近文湖州此皆公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為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為不易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其兄聖卿識見夔異以辭章自豪雖與公友恭無間獨於論辨稍不相合必面頸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䟽鬣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為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言志橐

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畧
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於家公娶謝氏後公
若干年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顯滁
州儒學正博學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良女三人皆適
宦族王良佐王環趙永其壻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
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時諸孤尚幼逮至正某
甲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於臨海磧嶺之原
既已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於君演之狀來乞銘予

聞天台為靈越奧區所謂金庭玉室瑤樓璿臺咸在焉
故其下多清修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庾子真是已九原
莫作有如公者其殆任庾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
藐人世如秕糠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為
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銘曰

既有以麗之曷從而蔽之既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
熙辰之邁而大耋是遺詘伸雖人顯晦則時乃浚洛伊
乃達泗沂乃牖夫民彝磧嶺崔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尚

知為務光先生之碑

故黃府君墓碣銘

有序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
退與仲華盤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瑤使人不忍厭去公
薨世大變甲兵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真人起臨濠
廓清六合予入侍講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
黃昶者來叙世契問之實仲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則
作土中人五年矣為太息者久之昶尋從予入史局幾

一載間自撰仲華行狀涕泣請銘仲華名標仲華字也
自幼嶷然有立出與羣童教步武有度不失尺寸鄉先
達避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里譁然稱之曰能
父兄素儒懦疆畎為豪右兼并仲華奮厲致家之肥悉
納金贖還自是益敦仁厚行貧而貸泉者不責其息稍
弗能庾焚券示之或有忿鬪者赴愬於門仲華聽已指
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
令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卧荒榛時游騎已迫仲

華命媵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危退詢其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性至孝親疾進藥劑無時夜不遑甘寢及沒衣祔棺窆之費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鮮得懽心仲華曲盡其承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難近者且復諫仲華從容白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此他不能悉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某月某日塋於崇德鄉平洋原先墓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移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記魯大父

壻宋承節郎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鑄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尉追封公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溥妣喻氏仲華配室傅氏生子三璨琥瓚女一適劉如珪孫男四永昶庾敏予惟閼閼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仲華間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予故特銘之以為聳善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其不為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廉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尚質去華
肫肫乎無涯有歸者山有冽斯泉靈氣之鬱芊體魄斯
安繼以永年

故中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有序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老力辭一日有持
隴上白雲橐相示者勉強一視之彬彬乎卿雲也英英
乎巖花艷妍也冷冷乎若幽人狷士飲冰而嚼雪也予
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踞而答曰宗之先子所賦

也先子諱茂濬字顯之姓林氏世為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發必竭盡其興趣雖雕胃琢腎弗顧也嘗構一室深廣尋丈內外以堊塗之白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脩脩然生先子澄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遇嘉朋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絕纚纚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步白雲縹緲間遠近望之以為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

丹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二三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
無為之根水火交構載其營魂浮游規中存之又存粗
穢既澄游神九門奈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脩取心
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為三一子通玄之士多竒之集
賢院聞其操行清絕不樂仕進因其所居巾山以巾山
處士號之先子弗欲也吳元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
漏下三刻大兵下台城先子亟出沒於河年六十又三
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塋於臨海縣興國鄉慶善里龜

溪之原惟先子素行敦飭親仁善鄰具有恩意而所謂
白雲亭者尤為時所傳誦墓門有石不肖願圖文鐫之
微顯闡幽在先生一揮翰間耳收再拜以請嗚呼予為
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書如此又
安能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
某父某母某氏先配杜氏生瑤繼室章氏生宗即來速
銘者以學行舉於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事遷太原府
通判女二杜元昭金仲德其壻云銘曰

不豔於榮不徇於聲一以詩名弭其人麓發其天倪龍
虎功齊寄情五絃羽衣踴躍望之若仙尸解於河其幻
則那壽何少多邈哉紫虛有鶴來歸千載之思

故姜府君墓碣銘

有序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髦賢祖某父思
齊以貲雄於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
君之生其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
卒貪夫欺君之孤弱挾黠隸為姦利內蠱而外蝕之并

吞幾盡君之女兄道真時已歸金華楊某矣間一歸視
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凶
豎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為若敖氏之餒鬼矣夫
豈可哉區區貲產有不足計也急挾之以歸楊氏鞠育
之如已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夢牛王月溪趙松坡董
覺齋游志慮淵冲而識見迥拔遂白於縣大夫復其先
塋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無
不謂君為能者已而女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

釋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偏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
每得嘉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
率坐女兄中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為真其母姑也君
既受女兄卵翼之恩所以思報之者備悉志慮及女兄
喪夫而無子為立從子恢道為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
以不墜雖楊氏之嫺黨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
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從君再從姪弘道被造偽
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長帥州官逮繫之從

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愬其故官寘弘道稠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事遂釋丁未歲祲人相食君往糴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羣動以數百計乘間鈔道莫敢相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粳來歸六親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質之為言其利害訟為衰止君晚命仲子遷城中往來嬉遊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泣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是誓將奉

窀穸之事庶幾少盡心焉奈何今且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慊吾志遂瞑時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一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塋於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塋焉二子曰明道曰懋其孫五人曰
煇曰蔭曰溥曰繼曰善煇能積學為名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錄尋舉進士擢永平延安丞孫女二人長適
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陳仁魯孫三人曰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

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
之餘乃能聳然自異不蹈其家復樂道人以為善而攄
急報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
流九里餘潤此蓋從古而然也濂不敏幸與焞同出於
聞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有不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
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潛然亦自謂據事直言而無所
憾也銘曰

孰畀之隆而闕於逢其非天耶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

非天耶無德弗酬得與善為速其非天耶發迹詩書有
孫為儒其非天耶生遂死安松阡鬱蟠其非天耶卓哉
善人延裕於後昆其非天耶

故葉夫人墓碣銘

有序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
墓凡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上竟弗暇為
今蒙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予告省親道過予門又復
以前事為屬其言極慘戚予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

孟兼之言曰大父年踰六袞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具牢
醴饗賢士大夫且曰吾衰矣不意垂歿之年獲抱孫焉
於是賢士大夫咸起舉觴為壽未幾大父亡大母見孟
兼輒泣尤愛憐之孟兼病創瘍浸淫被體晝夜啼不休
大母與乳母范鞠諸房中親為傅藥節宣其食與衣見
其學步學言每為喜動顏色已而嘆曰恨不令汝大父
見之年十九禮宜授室始離大母左右遊學城南師事
聞人先生辯析六藝采刺為篇章久之乃歸大母喜倍

於前已而復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歲乙巳朝廷下
詔求賢以圖治安州縣不以孟兼為不敏交章薦之孟
兼將赴京大母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大父念汝甚唯
寐忘之不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夜盡心
以奉公上庶幾不辱於前人老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
兼謹佩服之弗敢違既至蒙恩擢國子錄轉主事儀曹
遷丞奉常凡歷八春秋屢思謁告覲省動有物尼之洪
武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嚴君以書來曰汝大母以今日

終臨終無他言唯曰吾年七十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歎
于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見耳孟兼讀已五內分裂恨
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白於丞相府遂以
上聞獲還哭於墓次時大母祔塋大父徐山兆域距卒
時已三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為令官尋陞山東
提刑按察副使痛念祿足以充養而大母遽捐館舍盡
然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洩孟兼無窮之
悲焉所以不避譴呵而頻瀆於執事者職是故也予聞

之亦為之愴然嗚呼余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葉氏諱某杭之仁和人父信母某氏世以種善聞年三十歸浦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同縣陳氏無子葉氏來為之側室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復好施與逢單窶無倚者捐所有物資之弗靳三族翕然稱其賢生一子屋二孫長即孟兼次善一孫女一某四曾孫鈞朝幹全予自少齡恒得驚風疾數涉阽危賴祖妣金淑人保抱携持以全性命竊祿熙朝位躋法從常思有以發揚潛德

而一時故老號稱能文辭者先後斯盡竟無從求之方
戰惕不自寧而孟兼乃惓惓徵銘弗解亦可謂知其所
重而竭報本之誠者予頗愧焉嗚呼余何忍不為孟兼
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章政事著聞當世繡衣直指
威讜暴彊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之望銘
與不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其繼宗也斯勤斯思奚暇計其瘝恫也珠
之藏橐玉之蘊璞寶之俾有終也為盤為敦光燭於外

大顯厥庸也樂石勒銘樹之林塋馬鬣其封也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有序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繙閱之倦因
默坐木榻上忽鄭君濤喪冠經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
邕字伯熙生十九年即與濤為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
所遺一小兒曰枋始三歲未能勝薦奠保母掖至柩前
教之俛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見亦仰首作嗚嗚聲濤
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也言訖泣下數

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虎林世有顯人邕之曾大父天
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木奉議大夫建德路
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黃巖
場監司令司令娶永嘉陳夫人陳生二女伯即邕季曰
穆字叔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遂許以邕配濤
以穆配濤之再從弟永後十年二女寔來濤家去年十
月朔穆既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邕復以一病不起胡
天之降凶於濤家者若是忍也邕屢有娘不乳及得枋

酷愛之至數易乳嫗猶未慊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怦怦然自是遂得驚疾疾既劇會司令君卒黃崑邕復哭之哀追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日使人視枋惟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嘗一日少懈濤家義聚九世族屬之衆幾二千指邕壹以禮遇之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邕今已矣將以十二月初三日窆於穆之墓北車門塢濤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銘使枋粗有知或謁墓下

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生教枋以孝也
言訖復泣下嗚呼邕之事誠若過矣世之人誠以父母
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謂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
且以警枋也銘曰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
是墓者寧不為之改容

節婦朱夫人墓碣銘

有亭

節婦朱夫人諱則中鄱陽人年十五歸同里句容縣教

諭劉斗鳳生三子炳煜燮一女旭貞而劉亡夫人年三十二又二十四年乃終壽五十六夫人自劉歿悉屏脂澤弗御益力家政晨起坐堂上更列僮媵於堂下令之曰爾為某汝為某晚各會其成無爽期者然樂於振急遇歲儉及大雨雪必散粟雖䟽材之細亦多藝分給之人有斗升之糴主廩者慵於啟鑰難之夫人罵曰爾飽矣豈知彼懸餒待炊耶歲壬辰夫人家燬於兵童御散盡炳提義旅隨大將軍上饒燮又死於厲旭貞適浮梁

張子明未幾煜亦為仇家所害夫人間闕出萬死獨抱
炳子玉珊往依張使玉珊衣垢弊服雜堯兒牧豎中卒
有急令竄山澤夫人身先之每撫其頂泣曰我一家兵
禍極矣汝父存亡未可知劉氏一宗若髮懸弗墜者賴
汝在爾奈何虎豹又窺伺未已耶鬼神有知得持汝以
見汝父我含笑入地矣言訖衣袂盡濕後四年炳從間
道回見夫人相與抱持哭絕而復蘇夫人指玉珊曰吾
所以不死者有此故爾炳因迎養新安復遷浮梁竟以

疾卒張舍實某年月日也以某月日塋縣東發京鄉之
史源銘曰

史源之山楊若曳旌有歸者藏太史是銘過者式焉知
為節婦之塋

文憲集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膳錄監生臣秦 朴